



欽定四庫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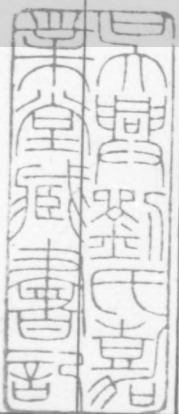
九華集卷十

策

舜九官與孔子門人其道異同策

宋 員興宗 撰

東方朔何人也似儒非儒大言無當者也武帝嘗謂今時何如而朔之指意以為天下已安已治矣誠得周召為宰相孔子為御史大夫太公為將軍益為右扶風伯夷為京兆稷為大司農則無愈于今世矣嗚呼陋矣朔之為言也堯舜之君未嘗借才異世然臯夔稷契未嘗



不用孔子高弟蓋世未嘗無材而顏閔游夏未嘗或用
因其出之時占其道之用不用此難為淺見寡聞者道
也何必借才異世言大而夸哉故愚謂武帝非善問朔
非善對今執事舉禹稷之徒所以用由求之所以不用
疑于夫子舜禹答問之間借此可以議聖賢之同道也
蓋人才常起于用伏于不用夫子賢于堯舜則門人必
不愧于臯夔堯舜即夫子之得志者門人即臯夔之不
用者然由也求也赤也夫子多抑之益也契也禹也堯
舜多信之蓋舜之所以信二三臣者信其政之所可至
夫子所抑二三子者抑其道之所未至蓋德政易行故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彼有顯政至道難一此未必盡道其是之謂乎昔者孟
子曰禹稷顏回同道則回之得志亦一禹也唐沈雲卿
曰齊畏衛不過蒲以子路故也沈謂仲由有格苗民之
德然則仲由之得志亦猶益也若夫龍之出納朕命亦
赤之可以與賓客言也是則顏淵不愧于禹仲由庶幾
于益公西華亦可以為龍也其比二三子得志以充其
用者豈愧虞廷哉執事其必有以明之矣嗚呼宮之奇
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伯非愚于虞而智于秦也用與
不用聽與不聽耳彼二三臣智于虞廷此二三子愚于
孔門亦獨奈何哉故傳曰仲尼之門五尺之徒羞稱五

伯惜其仕非堯舜也噫夜光之璧暗投則懼中流失舵一壺千金嘗試以是思之則得矣

曾子不與十哲陳平不與三傑策

人各有品也雖然聖人無意于品人道德勲名之士亦無意于求人之品者我無意于品人彼無意于求人之品故賢者識其大而不遺其小小者亦勉其不及而自附于大各識道德勲名而已矣雖然聖人如或有言若品其人非故言也其言觸焉而得也觸焉而得其言不詳故可取者或不入其品李德裕之言曰陳蔡之言十哲之事其仲尼一時之言乎學道之深虛一而靜如曾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子者或不與也曾子不與十哲其哲不止于十明矣况孟子止稱其五乎先正王安石曰高祖之言三傑之事其容未至乎深于智而明于權如陳平者或不與也陳平不與三傑漢傑非止于三明矣是宜班固增而六哉然則所以為哲所以為傑仲尼高帝非止舉其十舉其三也蓋一時之言觸焉而得也仲尼高帝非有心于品人十哲三傑非有意于求人之品者各勉其道德勲名而已若夫馬援不與諸將之一猶曾子不與四科之一也非實不至也劉孝孫可與學士之選猶陳平可造三傑之選也非智不及也嗚呼豪傑之士始若不可遺而

聖人之言或遺之近乎少恩矣雖然聖人觸焉而言也故孟子言二老而不及閔天書言三后而不及臯陶語言四友而不及閔損至若十亂則雖婦人或與也聖人皆示之無心觸焉而言也聖人豈止稱其才使之自暴抑其才使之自棄哉故正道而論之

考績薦舉策

天下無不弊之法法而無弊不在法也在所以用之也考績之法名考績也其實任法之術也薦舉之法名薦舉也其實任人之法也三載而考之三考而黜陟隨之繇以是殛禹以是興臯夔稷契以是安其位此唐虞以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是進退百執事也後世蓋有倣是以為法者矣京房為之格于權臣左雄為之格于縣官其有突然行之者則亦虛立殿最不核名實而于進退羣吏卒不能大有益也夫考績貴夫寔也而後世不求諸其實吾蓋不貴之矣况復言之而不行哉人之不足與有為也如此非考績之罪也舜命共工僉曰垂舜命典禮僉曰伯夷此唐虞所以為公舉也後世蓋有相舉之法矣賕賄則得之故雖英豪竒傑而貧賤為累者不獲于舉也上之人至于法以防之其得人者又未必賞其妄舉者又未必罰其于進退英傑終不能為國輕重也夫薦舉古之美事

也至于驅之以賞罰吾蓋羞稱之矣况乎賞罰之不能必哉人之不足與有為也如此非薦舉之罪也昔漢宣帝之為君其課吏殿最之法初若未甚詳密然京兆尹以能除盜賊用潁川太守以能擊搏豪傑用吏有善治褒賞隨之而賦汙不職誅死者亦比比也故宣帝之治皆總核名寔之力人君不能皆宣帝也則考績之弊無惑也祁奚之舉解狐舉伯華舉祁午也在讎不為偽在友不為黨在子不為比故君子稱祁奚能舉善然則祁奚亦公其心而已矣人臣不能皆祁奚也則薦舉之弊無惑也請以所見言之守令之職民之所以休戚而國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之所以治亂也今為縣者未能墾田而曰田墾未能勸農而曰農勸未能止獄訟而曰獄訟息率一一書之及將去官位于其上者亦以次保之既而上之吏部視之以為考其書中下者蓋無幾也自令而上之官大抵皆為令所為然則吏部所視者果以為寔耶徒以為文具而已吾見今日考績之法弊于欺罔而莫之或知也士自入官不以舉不升朝法固然也而舉不以公者多矣非父兄在職則不舉非賂遺越常則不舉甚者舉削一及則終身為舉者之役吏部一按其舉官之數而遷之而不知其舉之本若是也是今日薦舉之法弊于不公

而莫之或知也今欲去考績之弊則莫若嚴舉者之罰而謹書考之格今欲去薦舉之弊則莫若名所舉之事而嚴失舉之罰茲二弊者既去非徒得人而已寔太平之原也若漢之議鑄錢蓋取太學生議鄭人不毀鄉校亦欲聞執政得失國家學校非徒設也亦有望也先生其進是言

義命策

人之言曰晏大夫平仲其列國知命之士乎平仲之知命也國有道則順命非道則衡命然則不知命無以為晏平仲也愚曰不然是不知晏大夫耶夫因義以達命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然後知命此吾見晏子之大也如不知義達命何為又曰肥相國其戰國尚義之士乎敬君而守義義在與在義亡與亡不義不親無以見肥君也愚曰不然是烏知肥相國耶夫順命以守義然後知義此吾見肥君之大也如其專義于命何益嗚呼因義以知命順命以行義古之士于此亦一之而已矣是未可異也秦漢以還薦紳士大夫不自義命之本汴之弊流于末也是故勢不可仕或仕之不可死則亦未嘗不死也嗚呼以是為義其亦末矣故一觸其間有感粟以自剄也聞車鳴以自効也上書而列黨與也流血而佑佞臣也此尚義而不

知命此之謂逆天也若夫任命而流放則士之過特甚
嗚呼以是為知命抑其末也故顛倒錯亂有口而不能
言財利也手不能執珠玉也舉臆而効驢鳴也被髮而
更狗竇也是任命而不識義是之謂廢人矣嗚呼自聖
人觀之兩者胥失矣悖天者其罪誅廢人者其罪亦誅
後之士如更其二而貫其一庶可免矣聖人又何誅焉
雖然義命之大五經宜志而志者蓋鮮焉曰五經非畧
也難言也大言則學者不信小言則學者不畏雖然經
亦畧言之矣易曰樂天知命則不憂君子不可不順命
也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君子不可不達命也觀乎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此亦可以知命之說矣而况五經列義之多乎雖然夫
子之罕言何也是使學者行義以達命非欲任命也揚
雄曰吉人凶其其吉凶人吉其凶雄豈專命耶亦豈專
義耶

柳宗元非國語策

自見其可以言而言五經之言也未可以言而或列之
言諸子之言也可言而不言與不可言而言衆人之言
也五經之言千一而過乎曰五經烏免哉詩云周餘黎
民靡有孑遺詩言過也易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易言
過也書云前徒倒戈血流漂杵書言過也禮云大言受

大祿小言受小祿禮言過也下斯觀之賢言之失可知也荀卿曰禮以起偽也性以起信也禮性之辯卿烏知之韓愈曰墨子不異孔子也孔子不異墨子也孔墨之辨愈烏知之夫以聖言聖以賢言賢其失如是之甚也而况國語乎國語丘明所著之書也丘明之書上不至聖而下愈于賢抑在聖賢之間乎雖然丘明之文其事則覈其文則濫濫則多淫多淫則多失是固當也後之士不伺其失而攻之柳宗元獨識之誠得間矣今而觀其事如周王滅密之說曰小醜備物宜獻之王子厚曰雖獻之王而受之不可謂德鉏麇觸槐之說曰見其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假寐不忍殺也子厚曰如其不寐則殺之矣不可謂義虢公禋神之說曰聽國于神不亡何待子厚曰聽而亡不可謂信晉侯得塊之說曰舅犯進塊晉侯以興子厚曰楚人進塊楚何以亡不可為訓子厚之于國語連摺枉之如此子厚非固誕之也後之讀子厚之辭宜勿易此矣或曰司馬遷採國語以著書董仲舒採國語以命文劉向據國語以益說苑國語何負于學者學者顧憎之子厚何淺也曰是固子厚之所忽也子厚之論貞符自司馬遷董仲舒劉向未有能貫其說也則國語之病子厚其能默然已乎噫使天不生子厚于貞元之間則

唐之士美而言之其罪皆可駭鉗矣

寬財賦策

古者因事而用財因財以濟事其始取財也度其事而取也故無溢取其終用財也度其財而後用故無過用取之不溢也用之不過也是三代之政也故有觀民意而後得財、得而民心無不得也自秦而至於漢自漢至于魏于隋于唐皆知取財矣而不知所以取也漢獨營田為是既行之而復廢之隋獨義倉為是既用之而復難之唐獨租庸調為是既行之而復易之方其謀取財也汗漫而不堅其謀是故謀財不一故無定取、財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無常故無定用宜百官倉廩不寔不充而遂至不給也嗚呼芻秣素具則馬自充馬之所以不充者害馬者未去而已矣財用徧取則財宜給財之所以不給者蠹財者未去而已矣此漢魏隋唐紛、徒為制度所以不知其弊而坐受其弊也恭惟主上愛養元、惠顧天下民有不便輒弛以便民見於詔令者減月俸于江浙也除布估於廣西也蠲稅租於荆揚也裁軍冗於全蜀也而又編戶口之徭役而又減大家之屋直是誠何心哉心乎天下而戒盛世之蠹財而已矣

天興高周以相伊呂策

天無職也代天之職莫如君、無職也人君之職論乎
一相一相論而君治舉君治舉而天竟得矣昔者三代
之盛天之相者莫如商周商周之相莫如伊呂伊呂之
歸二君也春秋蓋高矣可以無出也然一旦而出既出
而用伊舍其耒呂投其鉤何也天意欲興商周則二老
所不得辭也故伊尹自度可以興商、可以用我是以
相之不疑也太公自度可以興周、可以相我是故輔
之不憚也然則二代之所以相者乃二代之所以興也
或載祀四百或卜世三十豈不在伊呂之相歟

周公禮樂策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禮樂之本在君臣也禮樂得人則興不興則散非其人
而興之則妄古之人未嘗不興既興而不至於妄何也
以其盡君臣之懿也三代之間孰知之成王周公知之
方天保未定周民阨于水火之中飢者求食渴者求飲
不得者求得周公憂此之不暇而暇憂禮樂哉及其海
內寢治荼毒之民化為王民不得是二物而一新之則
君臣之才何以自見于後世也故天下有禮樂至成王
周公而後講其經禮三百而曲禮三千掌樂數十而官
樂數百五服之侯和音在耳玉帛在庭而駿奔走在廟
凡以禮樂故也使周公舍治世不興而待後世則成王

所以望公者何如而公迺如此也春秋之後列國于周有兵有刑有地而周獨有尊者以存公之禮樂也然則周禮樂淵源遠矣

夷齊策

躬萬世之大烈者不計一世之議已也知可出而出知可去而去凡吾之去就所以訓天下之義也天下蠶、而言於此雖言何傷蓋天下之勢固有可留而去則罪在于不留有可去而留則罪在于不去君子于此必取中焉吾果安取哉取于義也昔者伯夷叔齊之來自東也觀諸侯之不足有為也日夜而推之信矣西伯之德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之純其可王也而不自王則信其可與處也于是焉而歸之且始吾知之而來非劫而來也又從而去吾何辭于天下天下其以我為太矯也故既往之而遂安之惜也往日降而武王守之不真也知以周取商而不知商之不可以我取也悻、然見于辭曰昔文考以是而遺我天下以是而許我、起而赴之斯可以無愧焉彼兩人如起而徇此亦許之以為宜則後世果以斯人為何如人耶

敦學校養士之法革科舉取人之弊策

魚不畏網而畏鵜鶘鵜鶘有情而網無情也然卒所以

得魚有以網而得者有以餌而致者有以藥而斃者漁
之術多矣然魚猶脫于淵豈無逸魚哉取士亦猶是
也有以德行而招者以詩賦而取者以經義而求者取
之術富矣然士猶怨于野豈無遺士哉故觀水者有
以魚不竭而譏漁人觀國者有以士不盡而譏有司皆
觀其末之過也盍亦反其本乎今執事之病下多遺才
所以考人不以數與夫請託濫冒等徧以疏舉愚謂此
數者士苟能正其本斯弊可免也何謂本上觀士之所
以養以取士充其所養以報之漢郡國舉孝廉夫豈
限以數哉今有司考以數而士驟得失則漢意可師也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唐士羣至有司之門有司不禁而多得公望夫何畏請
託員半千八科皆中張鷟萬選青錢才寔為上夫何畏
濫冒今有司懼請託士多濫冒則唐意可師也此者朝
家戒勵丁寧乃勉士以所養之意也然郡縣之學猶有
聚衣冠爭飯腹斯亦可愧矣哉昔郭代公莅太學捐四
十萬畀入而不吝今諸生爭飯腹而不愧嗚呼聞郭代
公之風可少懲矣

古器圖書策

天之付帝王付以道帝王付後世付以迹迹之傳易傳
于天下而帝王之心其法安可傳哉雖然其迹不廢使

天下後世因此迹而求此心則帝王之心庶幾在此也
且三代之降其言有書其書有載有簡有札有篆有隸
有書有刻侈書大書凡為迹異所以託迹則不異也當
世見之故無不傳秦之篆唐得之後世傳之故無不信
此所以久而又久也昔舜之典隋得之周之鼎漢得之
魏之書汲冢得之下至岱山之書鄒嶧之字湯之盤孔
之鼎岐陽之鼓既好之無不求、之無不得也雖彼秦
漢之下所以求者止于迹而已不能觀此迹而求此心
也其物雖貴其好雖篤然帝王千載心迹之託乃取為
一時耳目之玩是何理也然則古文字書仆碑斷刻後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世求之帝王之餘者宜不徒在玩好之間蓋因好而求
迹則求之淺因迹而求心則求之深後之盡此者其惟
聖乎

皇帝王伯策

聖人之道寧無經而合于經不可執經而亂大義非不
知經不知道也道者經之本皇帝王之經效而伯則其
淺也昔者聖人其帝五帝也其王三王也未有五經之
言五經之效著矣斯無經而合于經也秦漢而下則執
經而亂大義也其弊皆起于不知經與知之而不深或
知而入于異端也漢四百年可謂久矣可稱者文帝也

而黃老亂之可稱者宣帝也而伯道雜之其後若元帝
雖通經而泥于經漢氏衰矣此執經而亂大義也章帝
成帝猶元帝也故漢無可稱帝王之效何有哉唐三百
年可謂久矣太宗可稱也而惑辭章元宗可稱也而惑
莊老文宗于唐猶元帝于漢也肅宗代宗猶文宗也此
執經而亂大義帝王之效何有哉故二代之弊皆起于
不知經知之不深而流入于異端也嗚呼五帝三王雖
無五經而有經之效愚以此不為無經也兩漢之君雖
務通經而無經之效于經無益也皇帝三王之道何自
至哉若夫晉宋隋魏南北之君一語一言流入詞章兩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漢罪人也慙德多矣傳曰六經之文積案盈箱俱是風
雲文衰如此何暇經乎故宋明梁武宋文周武魏文陳
後帝隋文帝其名知經者亦知章句也潔靜精微之于
易溫柔敦厚之于詩疏通知遠之于書經紀治亂于禮
于樂于春秋可知而不知也皇帝王之道求之于此斯
妄也矣嗚呼其父愛盜其子必且行劫彼時君執經而
亂大義其臣為章句之儒何恠乎雖然公卿大夫則有
矣愚傷其不多且傷其不用也漢有賈誼唐有陸贄其
言六經之效非執經而亂大義也故陸贄辯于誼、之
術則王術也傳曰賈生言堯舜陸贄言仁義非帝王之

道何自出哉此相望孔孟更駕合轍也或曰孔子所盡
心春秋易也孟子所長則詩書也孔子千里問禮于周
學樂于弘孔子于他經豈容易哉如以孔子盡心于一
經則行在孝經者二經入非孝經之行矣如此其安乎
若軻之長則無所不長也而止云詩書彼軻長於譬喻
亦盡出于詩書乎此諸儒之說執經而亂大義也故失
之誣失之愚失之賊非聖人之經失也解經者之失也
愚斷之曰執經而亂大義也不知經者也嗚呼人莫不
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詩書遺逸策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汲冢之書何書也曰逸書也補亡之詩何詩也曰續詩
也二書何取焉其怪可惡愚何取焉汲冢之言曰伊尹
之去商老矣非老于商也文王受命矣文王稱王也伊
陟之相矣以太甲憫之也伊尹之不見用文王遂稱王
伊陟見憫于太甲此聖人之言乎書之至此無惑也諸
儒固使至此也補亡之詩曰循彼南陔言采其蘭美孝
德也白華朱萼被于幽薄美哀感也孝之至則贊天地
感動植采蘭而止被幽薄不被萬世取喻小矣此聖人
之詩乎詩之至此無惑也諸儒固使至此也詩書喜正
而諸儒愚誣獨奈何哉故秦漢唐學士解經則無惑矣

一曰書者如也如其義也一曰書者舒也謂舒緩也一曰書者庶也其事衆也書名之不正則其文可知也解經則陋矣曰詩者所以至也志詩者名之謠也詩者志之所之也詩名之不正則其文可知也今執事之疑正所謂前亡而後存前詳而後畧此傳失其本經傳之不及也孔子得帝魁書二千一百二十七篇去一百二十篇十八篇則中候也二篇逸矣孔子所得者百篇而已伏生之記百篇之中二十九篇而已彼春秋所言之一篇其在百篇之間乎執事謂揚雄之無酒誥今有之何也愚謂雄非妄人不足怪也秦誓漢有之而失于晉舜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典漢有之而失于梁得秦誓于河內得舜典于姚方興彼兩篇失之晉失之梁安知此二篇不失之漢乎今復有舜典有秦誓然則有酒誥何足恠也執事謂丘明載逸詩五篇愚以為丘明載此蓋多矣何特五篇也淑慎爾止一也周道二也翹々車乘三也逸詩三千宜其載之多也彼祈招則女子之事司馬非博識而能吐口乎執事謂地平天成以次皆今文也先儒以為逸書先儒不知耶愚以為指有為無猶可言指無為有不可恕也劉歆論秦誓而及五馬所謂越若來也甲子咸劉也丙午建師也載存存毫也征是三駟也執事惡其以有為

無愚惡其以無為有也執事謂君牙為君雅譏先儒之
誣凡六條此諸儒喜誣也甚則曰旅葬非葬乃豪也九
丘非丘乃州也南交者交趾也岬夷者岬鐵也昧谷為
昧柳心腹肺腸為肺陽如此其甚矣愚獨奈何哉夫高
得者十三篇而失其七失之大半其章不同可知也虞
書為夏周為商夏侯歐陽馬融聚訟蓋久矣康成為近
也曰虞夏同科商周並文得不謂之然乎雖然諸儒喜
誣而愚喜正者信以傳信疑以傳疑蓋其謹也若夫位
天地育萬物此詩之用書之用詩書道之府也執事盍
唱焉愚願執事黜其委瑣者斯不膠者卓矣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漢治迹策

朝廷自有體天下自有勢知體知勢治之由也朝廷之
間可以猛可以寬也是體也天下之大可與興可與弱
也是勢也故君人者正朝廷以正四方四方正天下畢
正矣何則知體勢所在也蓋自秦而漢天下未嘗無勢
高帝之興天下之勢在天下惠文之間天下之勢在侯
國宣元之時天下之勢在外家凡天下之勢迭變者四
至多變也而漢君不知漢臣不議也方文帝之興有賈
生者欲削侯國興禮教改正朔詛雖言之帝雖知之斯
天下之勢可謂明也然絳侯灌將軍漢氏之所賴以興

者老成之人也而詛欲廢之惜乎詛見天下之勢而闇
朝廷之體非知治體者也景帝之興朝廷入安群臣皆
狃于故習者也晁氏者欲尚威武論兵刑錯在當時得
朝廷之體至熟悉也然七國不至於必叛錯趣之叛既
叛而不能安之高卧京師惜乎錯見朝廷之體不見天
下之勢此非知勢者也然則體勢所在不得其原不知
其流此二百年之治辨質之臣雖在晁賈然吾猶有憾
也

易策

諸儒無心於議易然後可以通易蓋易可以形解不可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以言遇也其失也則惑之惑之終失之漢魏諸儒坐此
也夫何故鄭玄惑於文王肅惑於義蜀才惑於怪虞翻
惑於數馬融王勅陸長源闕子明陳史皆有言：皆有
惑也吾不知諸儒不能意遇而今乃且囂乎三傳作而
春秋散諸儒言而易不作乎執事今乃以卦象取類之
意不信諸儒而質之經斯豈徒言也吾不得而質聖人
抑請臆之執事所謂有為馬為牛為龍為雉於物有配
也於身有類也夫至健莫如乾：健而動也馬動非健
乎至順莫如坤：順而任重也牛任重非順乎潛動而
變於陰震變陰者也而龍善變離者中柔中柔者外文

也而雉外文茲四卦於物有配也其四可知也乾為首
首人之上乾物之上也坤為腹、有去坤亦有去也震
為足在下也動之象也離為目有明也麗之象也於身
有類也其四可知也嗚呼易本無位俄而有位矣有位
而後有滋有數而後有配自然之解也諸儒欲大之而
流於旁詭過當之論譬之條教始主於寬主於仁而後
千機百穿如此之衆何者其罪始於多目也然則諸儒
於易慎無容易多誇耶

九華集卷十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欽定四庫全書

九華集卷十一

策

宋 員興宗 撰

孔孟王通公孫弘能言國之短長策

元魏闕子明易老師也其言興衰如龜兆然彼闕子何
以知之蓋以易而知之故自黃初之年八十四更八十
二暮三百歲六十有六焉曰道之行乎此時也如見用
者王道其振乎闕子深于易灼知後此事逆期如此彼
孔子者深于道者也孔子而有不知乎凡孔子指諸侯

言大夫十世之失可以勝殘可以去殺可以有成百年
三年之期非故知也生而知之也由孔子而視閔子閔
子不亦鑿哉北齊祖孝徵名臣也有所不言、未嘗不
證國人是之神武亦是之即日議三十六事他日比事
無事不合今歲議事無歲不合孝徵之智長于料事預
期如此况孟軻命世者也軻之道豈孝徵之徒歟凡孟
氏言什一之制可以用周公為政可以師文王名世之
可以興王者自何待來年或及于七百有餘歲或遠或
近非誣也君子之言安可誣也由孟氏而論祖氏祖氏
不亦少哉茲承問以聖賢于事非故言之皆逆知之首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以孔孟之徒以次及王通公孫弘皆能言國之長短興
衰愚以為聖人之權是權之于道、無所不知智人料
事料出于智、魔則敗矣孔孟者以道權者也孔子論
勝殘去殺久則百年至有成止三歲而已非久近不倫
也蓋當其時爭地以戰殺人盈野此非聖人百年用其
力能正之乎故勝殘者非百年不可若夫正其君臣比
其父子歲月可也故三年有成猶周制三年小成之類
也孔子之見卓矣孟子論行周公什一不待來年論行
文王之政歲更六七亦非久近不倫也孟子周臣也所
仕之國周國也仕周之國行周之制非今不可哉若當

時諸侯則去文王蓋遠矣如五七歲有不忍人之政亦
當時之文王也故曰是文王而已猶傳所謂桓文湯武
之類是也孟子之見亦卓矣嗚呼孔孟以道權事故當
時後世無不可知之事、不足以權道雖知之有不可
行之權如樂禮征伐諸侯十世大夫五世希不失矣孔
子傷其漸云耳由辨之不早辨也不然周之盛時天子
廟諸侯貢大夫供職孔子何不非乎凡王者之興不踰
五百歲至周七百有餘其數則過也孟子傷其事云耳
可以見而未之見也不然五百歲而無王者則堯舜禹
君臣也而並文武周公父子而處孟子何不非乎至于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後世公孫弘王通之徒獵孔孟之學以自名其料事于
智似矣不可與之言智也弘之言曰暮年而變三年而
化五年而定夫周公作周數世矣猶有商頑至于數世
天保定矣如此其難也五世而定周公所難弘所易弘
言可信乎王通曰十年平其盜富之和之三十年禮樂
可具傳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興禮樂出于富和是何
禮樂之易也必以富乎鐘鼓云乎哉玉帛云乎哉通以
為言通言可信乎由是言之則事權于道、無不知也
孔孟以之事出于智、魔則欺也二子以之雖後聖人
之言以道權事其始隱、一日而白豈不如日月然矣

乎其弊也諸儒若淫巫瞽史且立徵兆若曰五稔之後陳氏必敗十世之後齊莫與京如是當黜之黜之何由曰非道

行祖宗故事策

人君視細務如視四肢保故事如保元氣四肢廢猶可以活身元氣一壞吾不知其為人吾觀漢唐之策而悲之非悲其事也悲其壞故事方漢之興高帝文帝自有制度蓋煥如也後世相非其人而變之相晁錯變侯國相張湯變布幣相元成變廟制所以變者欲為是新奇也景武知之則聽之孝元知之則用之嗚呼祖宗之法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則不舉非其法則舉之非自歟其本哉是數相者意氣自用反指高文為無謀蕭曹為無策也噫太甚矣方唐之興太宗之故事真可法也後世相非其人則更之相張說變府兵相楊炎變祖庸調相王涯變茶權所以變者欲冠冕前代也玄宗知之則聽之德文二宗知之則用之嗚呼祖宗之法唐之諸相變其所可變行其所可行非識大体也是數人者反謂太宗為未審房杜為備員也噫亦陋矣由是言之漢制變而漢日衰唐制變而唐日壞故事何可不守也彼諸人專務變之不自悔罪豈徒有負于前人抑亦自負不少也雖然誰謂漢唐無

人有人而適不用或用而不盡可為千載惜也條故事如魏弱翁識故事如蘇瓌明習故事如侯霸言合祖宗如李絳雖其言藥石畧聽用之惜其不盡也噫此漢唐止于漢唐而已乎惟國家祖堯宗舜一時大臣皆中外望也以明佐聖利澤萬世甚厚甚惠然歷守一道以為必用故事必法祖宗如良醫之用藥方多取于古人不自用也故權酷一事也淳化寬之其後屢寬之籍田一事也雍熙行之其後屢行之至其他大者難以徧舉宜乎霄壤而視唐漢也茲承明問以本朝典章故事并諸元老之嘉言當官之建議茲事体大願陳其槩嘗原一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代之治必有一代之体、之不同則事不同商尚質周尚文周公非不欲質伊尹非不欲文体異也故今日之事有今日之体也祖宗之朝元老大臣聲嗟氣咳猶足以澤天下如魏公議邊蜀公議樂滕公議用人司馬公議役石守道議原本蘇明允議機權至神隱君又議道議治議仁議禮義凡作十議皆十世龜鑑也若上教公之言卷之則可以高一時舒之則可以範百世安可不舉行也雖然今日之体又有要而易守切而易用者三事而已所謂罷羨餘斥珠玉審刑罰是也李文靖在真宗時嘗謂四方言利一切不進持此以報國當時何有

言羨餘哉潘美在太宗時請發渭川之粟斥採珠之民
當時誰暇及珠玉哉王文正在真宗時上與議刑遂增
諸路刑官則刑罰之審有三代風矣是三者之急務今
日行之宜饑渴之不啻也主上睿聖加惠四海者由祖
宗故事也故斥珠玉而不進罷羨餘而不用戒刑罰而
不濫則李文靖等之策獲伸矣若夫漢唐之議家法故
事已畧陳于前矣嗚呼相距千載太阿一沉可以刻舟
求之哉

資治通鑑策

或謂先正司馬子曰衆人雖尚子書惜乎言雖多而太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迂也司馬子曰聖人之言似乎迂高而不能卑也真而
不能通也是以齟齬而或窮乎患不迂耳矣嗚呼司馬
不患衆謗而自患其學不畏衆言而畏聖言是以在元
豐之際勞形怵心馳騁上下千載間討正諸史當時未
免病乎迂也故深研窮諦於是時有是事善可法而惡
可戒然後取之世謂之編年歲以首事以時繫歲以事
繫時例見于彼凡立於此之謂總目也一說之真衆
說之偽真偽相駁也前志為有後志蔑焉有無相蓋也
今一語伸其中有無遂明真偽可了矣此之謂考異也
為編年為總目為考異此通鑑傑然於諸史之中所以

資治者歟考異班范而下字舛文誤纖悉破碎雖古史有彈誤者有正俗者有彌謬者然自吾觀之不勝其煩也今考異之書辨同析異其功自名可謂不細哉其煩不可徧以疏舉吾舉其槩者所謂天道之疏合人事之怪異變古之推移月窮日廣庶乎有益也按漢祖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高允謂五星附日十月日在寅無所謂金水二星者考異以允言為正唐元宗十八年正月建酉歷家謂是月建成無所謂酉者肅宗上元建丑祀圓丘歷家謂是月乃戌無所謂丑者此天道之疏合有以取正也按舊制之言曹爽窮治何晏使晏書獄肅宗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面叱李郭李郭仆地錢鏐坐筓諸吏諸吏怨望考異以今志為正則人事之怪異於此可詳也太平用事宰相七人五出其門唐歷以為四人未見其五也劉守先為六鎮推尊即拜尚父舊志以為晉氏所推未見所以為六鎮也穆宗二年集諸道兵六七八萬白居易以為計七八十萬未見所謂六七八也此先志之不一與變故之推移於此可明也

鄉飲策

禮所以裁節民欲者也民生有欲多欲則敗先王裁節其欲未嘗不自遠也而未嘗自遠吾觀于鄉而見鄉飲

其未嘗忽于近者乎是故賓主一贊而百拜徜徉容與不徒謀也致仕有德則謀之不徒賓也在衆而賢則賓之不徒設也進士鄉貢則榮其禮孝悌旌表則尚其事不徒象也或象日月或象天地或象三光不徒位也東面北向尊者東北面南向尊者在北介有介席僕有僕次不徒飲也元酒在西壺篚在南勺幕在籩不徒言也司正揚解則有言將命相旅則有言不徒歌也坐工者歌鹿鳴笙入者歌南陔夫鄉飲之禮一設耳而節文如此其密先王非直為是廩也所以裁節民欲致化之由也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鹽法之弊策

天下有二病上知之下知之知之而不去何也勢不可也上取民必有以病民不取民必有以病國欲民之不貧而不取民則無怪乎國之無財欲財之不竭而不取民則無怪乎國之必因此二病也未嘗有兼利者也而况夫鹽之利害利害之巨者也增其額則民納之不繼寡其取則國用之不給此執事之所患也請得而議其說夫執事之所患鹽之法弊非寔弊也勢也其貨滯非寔滯也勢也貨滯則縣官不便法弊則額戶不給貨滯矣愚為之策曰貿而不積宜行唐常平之法乎蓋官開

糴而微其直則商多至商多至又百途以誘之陳之
益無有也執事何患貨滯哉此便國之法也法弊矣愚
為之策曰緣額益分宜即唐多亭戶之說乎蓋游民集
則亭戶衆亭戶衆而額戶之勢分勢分則輸緡於縣官
蓋均而輕矣執事何患法弊哉此便民之法也夫一舉
而國與民皆便計司何憚而不行也若夫管仲免寬劉
士安李巽張平叔裴休韋處厚乃當時一切之議正執
事所謂利於昔而不利於今者也韓退之曰益之利病
事貴精詳不可輕策故愚惟建一策陳前執事聞於計
司顧惠蜀民莫此為大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內重外輕策

問漢制九卿出為太守二千石高第入為丞相所以
均內外也然有出守淮陽不受印綬願出入禁闥者
又有出守平原雅意本朝內不自得者其故何耶唐
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又有政迹者除京
官亦所以均內外也然入為王官則當時有登仙之
歎或出而外補則家人有降晚之恨抑又何耶恭惟
國家聖相承深監茲弊選用人才靡間中外淳化
詔旨紹興聖政宏規具在垂法萬世肆我聖上纘承
丕緒臨御以來凡久次中都者使之更迭補外以治

民考功厥有治效著聞者則以次收召旋加甄擢德至渥也然而重內輕外之弊猶自若其說安在豈士徇習俗廉退之節未厲而貪進之風日競邪抑朝列有定著州縣有常員除授或輕徼倖者衆外濫則內冗耶不然何方來者無以處之而重去者猶絕也且監司守令其選亦重矣古者郎官出宰百里國初朝臣分治劇邑行之于令其于人情所安否乎或謂不歷都督刺史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不得任臺官給舍雖時移事異其說可行乎夫天下之勢如持衡然此重則彼輕此輕則彼重倘欲輕重適平無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偏倚之患疏源導流要必有術諸君講之熟矣願茂明之以觀通世務之學

對言後世內重之弊者當言輕內之弊不當言重內也夫使上之人誠重內遠而不輕畀天下之士大夫也則士皆策功自見于外以求超躐登用于內矣如是則不惟內重也而外且得人焉則外重隨之矣惟夫用人于內者其名若重而寔輕焉是以卒至于內外之俱輕方一男子而皆有覬倖王官之心焉是猶謂之內重得乎愚嘗汎觀天下大勢而竊慨歎于士大夫之弊矣請因明問之逮而深言之雖然亦將先要諸古人公天下之

道而後及于後世之私者為其源流有自來矣夫自典
謨而降言治之近者莫如周成周之盛時至治之極于
斯時也周召毛原在朝端葛、吉士在百官其相與圖
謀于上以經理一代之治者亦既悉矣其于外之官吏
雖無事乎一切之區處若未害治也而猶必取天下之
賢者以與天下共之蓋其公天下為心不獨私王朝以
自隘也故周公立政一書論文武得人之盛而至于夷
微盧之烝三毫阪之尹皆以為有常之事其遠無異于
三宅焉夫遐陬僻嶠卑官薄職委天下之賢而浼居之
無乃有所不安于心者耶而當時上下莫以為異蓋文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武周公惟知擇天下之賢以供吾事不見其為內外之
間士大夫委職為臣亦惟知盡吾職守而羨慕決擇無
所措于其間也况有如文武為君非棄賢之主周公為
相非蔽賢之相其心事暴白于天下諸侯無相周公猶
出居之以主東諸侯况其餘乎此成周之世所以君臣
上下相忘乎直道之間也馴至後世無復古人公天下
之意矣朝廷甚尊郡縣甚卑然猶可誨者曰所以重王
朝之勢也萃之內地列置之天子之左右皆天下之選
也吾以為雖非天下之公而猶未至盡出于私至末流
之弊內重己甚而士大夫皆有慕內之心士上之人又不

自愛其權而輕擇焉于是人、皆將苟得于其德業之所不逮內重之源于是為後世深弊而祇以為內之輕矣徇耳目之見者不深考其考而又欲任意矯枉于其間而尊外之權首抑則尾揚左支則右仆心有親疎則內外之弊如相倚伏于無窮此漢唐君臣所以徒自紛紛而卒無補于天下國家也吁成周之制其不可復乎夫後世之有天下吾非敢盡責以成周公天下之法也蓋使後世而真能重內抑外亦有可言者京師郡縣之根本也根本治則枝葉將非所甚慮矣彼其建為公卿大夫列為百司庶府豈顧不重哉然所以有是者初非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為士大夫計皆所以為天下計而其權蓋出于上也自夫上之人不重其權輕用之也則任官之本意已失始以朝廷之爵祿徇天下之士大夫俸門一開則德薄才卑者皆有思出位之心而睥睨于其間謀國者不反求諸其上而徒歸過其下一則曰是士大夫風俗之不立也二則曰是士大夫心術之不美也是豈知拔本塞源之道上之人抑有可加之意乎且朝廷職事清望之選豈非擢置天下人才之地二三大臣所當求下而非士大夫所當求上者乎今世之士一登姓名于仕版則皆不安于州縣請託營謁不遺餘力而其夤緣稍足自致

其身者則急起而乘之往、亦得之矣一日而致身內地焉近者一二年遠者三數年視寺監丞簿如探囊取物矣而其久者亦從而為之日月叙遷不幸而畀之外焉亦不失郡刺史郡守之權視役身州縣跬足以進而竟老死焉者相去何啻倍蓰也夫樂貧賤而輕富貴是唯聖者能之也如之何而責士大夫之輻湊乎此而冀其俛首帖耳乎彼也哉今世之官德薄而位高者可以無愧何也德又有薄于我者也亡功而厚祿者可以無慚何也功又有寡于我者也三公之位人臣之極也而人皆曰我能為之萬鍾之祿至貴之奉也而人皆曰我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能享之吾不知其果何習而見于四維方張之時耶夫昔者帝王之世所謂爵祿品秩非以應士大夫之求而選賢登俊皆上之人所好自為謀耳自一命以上莫不知盡其職而自以為終其身故上之建官分職坦乎無所徇于下也下之克己厲行確乎無所徇于上也後世僥倖之明未免一二可乘得之者或不足以厭服人心則繼至者已動心于其後矣接迹相尋來者源、而方無以處之上之人又從而遞遷迭易居處焉以求當其欲是豈所以振肅紀綱而尊嚴朝廷也乎朝廷不尊群吏無乃懷苟且士大夫而有貪冒無耻之心乎員有常

限來者無常數也其已至者路壅于上而不得進欲進者肩摩于下而日未已也若是則盡朝廷之官若之何而勝處故愚以為誠能廣至公之道抑私絕之求毋使求者得之不求者不與任寔而不求名循名而必責寔如前輩所謂官爵非房闈中物以抑天下好進之吏則內果重矣必察守臣之有治效而非名寔不相應者使之為郎必縣令之居官可紀而非以覓舉至者使之居臺察六院之寄必天下之有道術行藝者畀之清要之地則凡為國以吏而分職于外者皆知盡心以求得于內而思所以自見于世矣若是則不惟內重也而外且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重焉均內外之策孰大于此者不然徒見士大夫之奔趨內地也而欲反其道以重外焉則唐中葉以來其弊可鑒矣上方以禮義廉恥嬰士大夫之心而講宣洪化之地且與植立此公道維持此公道而愚猶喋喋如此亦深惡士大夫風俗有未滿人意者耳明問以公直策愚、不敢不以公直對幸執事以復于上

科目策

問漢初之士尚權謀喜功名而遠道德然時有磊々可喜之節中世始興學校其後經術章明矣而世俗頽靡日益不振唐用科目為主詞章中間無慮三變

乃始大成攷其世故每變輒下文之盛衰與時不相
關何哉惟成周之士但論于鄉或遠于學人才藹然
何其盛也本朝取士近酌唐制學校之法遠稽成周
而損益之二百餘年得人之效昭々不可誣也近者
廷臣建議以士業苟且藝寔漸廢欲因今科舉參取
而更張之以孝悌廉節行義明著淹習經史通于世
務別為兩科取鄉舉三分之一為之籍以隸于學以
才寔察舉于前以歲月作成于後略效古者諸侯貢
士之意而所舉之人則屬之鄉大夫士與耆老之可
信者或謂俗敝久矣虛偽之風殆將偕長夫漢崇學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校而郡國猶存察舉唐用科目而方鎮猶許辟置何
古行之乃今不可歟將其為法科條固殊可以並行
而不悖歟三代之才教養作成書考論辯賓興官使
本末源委蓋深遠矣至其植之風聲以興起一世之
士獨存乎法度之間歟夫欲得人魚漢唐之美而駁
駁乎成周之盛且其變更之煩無末流之弊亦有自
乎願諸君熟詳之

對論取士者不正其本于士之心術而舉其末于上之
科目未為至論也夫士之心術其變甚微其所繫甚大
邪正亂于下則取舍惑于上天下國家治亂盛衰之勢

寔閔焉古之人推其寬大樂易之美意以開天下忠信誠慤之良心與之相求于風化之所及而相信于形迹之表科目則未之聞焉耕釣漁鹽之夫誰其舉之而加諸上位南畝耕耘之士誰其試之而然于曾孫來止之頃豈非三代風俗敦厚忠信誠慤之心不離于天下故其意向交孚莫或猜貳人才之盛隨取隨足而遲疑之念不置于其間後世人主習聞三代賓興掄選之詳而失其本意之所在于是自漢至唐科目繁興而士益以不如古曾不知科目法也意存于法之外則天下之士不惟自信其所學上之人亦有以信其下一以相繩士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始不信其心而上之人又日疑其挾欺以求合吾之法矣嗚呼秦皇漢武以法繩其民、猶望、然去其君以基禍于天下今其人曰士而獨以法取之則邪正之雜糅賢不肖之混淆使上之人公受其欺而私病其乏才者亦患之所必至也至是而後知科目之設固以壞學者之心術而取士之弊者當參夫心術之正不正而竊慮夫变法易政者祇以益其疾耳雖然後世之學者其心術甚易正也亦甚難正也何謂易蓋昔者異端邪說迭出于天下以聖賢之言行汲、皇、詔告學者而莫之辯自董仲舒韓愈王通諸君子相望于數年之間而

淫辭怪行不得並行于天下諸百家不得怡顏于六經之側非聖人之書曾不得近學者之耳目而闕學者之念慮于此時而欲正人心術誠為易耳奈何利祿之餌垂于場屋標目之揭多于有司高者以其道可侔伊呂卑者以文辭俊雅名之天下之士爭先投牒眩然皆有不自安之意庶耻之風掃地無有然則士之心術自唐以來誠不易正也肆我國家取士之制大有古意設科之名悉倣唐舊每歲貢舉略為三年詞賦經義之外不為多端以責士子此其微旨固已見于科目之病夫人也惟夫三綱五常之道本原于人主之家法忠信誠慤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之習表儀于朝廷之公卿大夫文之以禮樂養之以學校凡所以動盪人心而正其趨者無一闕焉厚其心術以養于平日時出科舉而收用之三代遺意蓋在是矣乃者迩臣有請欲別為兩科歲舉士子而隸之學其所舉之人則扁之卿大夫士與其耆老之可信者是蓋深病夫士之藝寔漸廢而求所以草士之弊也愚嘗以今天下之士風察之竊以為今之取士不在科目之未嚴而在乎心術之未正焉耳今天下士風何若哉賢者有所避而求晦其所得不肖者為無忌而虛偽亂真其修之身行之家者未必非佛老寂滅之說而筆之于紙者

無一辭焉其發于心害于政者未必非管商培克之事而形于牋記者無一畫焉上下習熟肆為欺詐而莫之怪凡此者皆其規：然求合于科目之舊習也心術之論愚安敢自廢其說于人才未用之日哉大抵入之情常怵迫于法制之微文而潛轉于廉耻之公議今天下之士學于師友而希進于學校貢舉者彬：然三歲大比持聲病剽竊之文偶中程度則求官選部如責償然雖文彩華如張昌齡者不之問也學校養士飲食起居之際苟能循：默：以消白日者皆得以行藝著名于籍求其講明有用之學如胡安定教養之法者又未之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見也執事誠採擇名望不專文藝以草貢舉之浮薄招進諸生誨之館下以漸廢學校具文之末習益自修飭誠意正心之大學而不徒事于區：科目之文數年之後其士風近古十年之後卿大夫必有深可信者兩科之設其在此時乎惟執事次第圖之毋亟

九華集卷十一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